

乡愁中的道德律

□王久辛

我的老家位于京杭大运河邯郸卫河段的大名县龙王庙村。祖屋就在卫河东岸，也就是京杭大运河之卫河段。小时候，父母告诉我，顺着运河可以到达天津卫——那是我母亲的老家。我私底下常常想，也许正是少年时代的父亲，对天津卫充满了美好的向往，所以到后来才娶了来自天津的母亲。总之，我的父母是喝着大运河的水长大的大运河的儿女，而我则是当之无愧的大运河的子孙。

说到乡愁，就不能不说余光中。其实在我看来，余光中的小诗《乡愁》，不过是台湾诗人整体的共同乡愁之集中体现；而台湾诗人和台湾同胞的乡愁，又不过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乡愁的一部分。正如每逢清明节要扫墓祭祀、缅怀祖先，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共同的习俗礼仪，像中国人都要过元旦、过元宵节、过春节一样，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乡愁，谁也不能免俗。我私底下有一个想法，什么是乡愁？我理解的乡愁就是通过这一系列传统的民族节日，形成的一个永不停歇与永不变更的道德律——这就是乡愁的精神内核。一系列的节日是形式，而形式的终极目标是形成一个道德律：扶老爱幼、呵护乡梓、缅怀先辈、按照习俗行事与遵守时节节气等等。这一系列的节日所构成的形式以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为一代代后

人进行着最不动声色又自然而然的教育。这种自然的教育生活，或者说就是生活的教育方式，犹如天籟神授一般对人形成了道德教育，促成了中华民族道德律的形成。它既是人性化、亲情化、仪式化的，也是感情化与游戏化的——祭祀、饮食、游乐等丰富的内容，都是成龙配套、天然去雕饰的。

值得注意的是，每当我们这个民族的经济有所发展的时候，乡愁文化就会相应地得到长足的发展，这是民族自觉的一部分。因为有了自觉的、发展前进的道德律，我们才能真正获得汇齐的凝聚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的强大，才是一个民族日益强大的根本保证。表面上，我们在弘扬乡愁文化，实际上我们是在张扬中华民族特有的、乡愁文化所形成的道德律。

余光中先生是一个诗人，所幸，我也被人误认为是诗人。余先生的理想是“誓做屈原、李白的传承人”，恰好，我们的理想是一致的。有人说，诗人都是高蹈虚空的浪漫主义，尤其搞不了政治，做任何事情都是痴人说梦一般，不屈地气。事实上，如果我们了解了屈原、李白，就会明白——他们才是真正的政治家。他们满腹瑰丽的理想与绮美超拔的才华，古往今来的帝王将相有几人能敌？拍遍栏杆，望穿秋水，面对苍天，又有几个能像屈原那样发出穿越千古的《天问》？如果古今中外的政治家能

像屈原那样穷天理般地追问一个遍，又能有什么大不了的能把他们难住？在我看来，屈原、李白们原本并不是要写什么流芳百世的不朽华章，而是要一展抱负、奉献理想、为民造福。只不过壮志未酬，只好一挥而就，把瑰丽的理想写成了诗！像余光中写《乡愁》，也是他对不能回归故里的痛苦的诗意表达。但是，余光中是“誓做屈原、李白的传承人”的诗人，他的诗证明了他的创作实践已经构成了一个承继者的“新乡愁”。事实上，业已存在的一种传统，即“文以载道”的精神传承的“道”，就是不断更新古往今来共同的乡愁——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这一脉的天地正气，正是“新乡愁”所造就出来的道德律的创造者与传承人的天然使命。

沿着这个使命，遥想大运河的未来。从历史上说，京杭大运河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也是最古老的运河，比苏伊士运河长16倍，比巴拿马运河长22倍，尽管当下有飞机、高铁四通八达，但是京杭大运河与所有交通运输方式不同的地方是——它一直都是一个人文景观中的奇迹，想起它来就是往事和回忆，就是乡愁弥漫，它像长城黄河一样，是大运河两岸人民精神的故里。作为大运河的子孙，我像余光中先生一样，怀揣着同样的乡愁，期待着古老的运河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大家V微语

长安远还是太阳远

□黄小平

●《世说新语·夙慧》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东晋元帝时，元帝问他才刚几岁的儿子明帝，是长安远还是太阳远？明帝说，太阳远，因为有人从长安来，没听说过有人从太阳那里来。第二天，元帝为了炫耀儿子明帝的聪明，当着群臣的面又问儿子，是长安远还是太阳远？可这次明帝却回答说，长安远。元帝不悦，说你这个孩子怎么一天一变？明帝说，因为太阳看得见，而长安看不见。

●元帝前后问了同一个问题，是长安远还是太阳远？可明帝的回答，答案却前后相反，但你能说明帝的回答有哪一次是错的吗？没有，分明前后的回答都是正确的。

●同一个问题，前后为什么会不同的答案，甚至截然相反的答案呢？那是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明帝前一天是从腿脚“走到”的角度来判断距离的远近，而第二天是从眼睛“看到”的角度来辨别距离的远近。怪不得苏轼在游览庐山时，在《题西林壁》中写下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诗句，诗中所写是谓苏轼的亲身体会：自己站立的位置不同，所看的角度不同，看到的庐山也就不同。

●所以，看问题的角度很重要，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看到的结果也就不同。

●学会多角度地去看问题，多角度地去看这个世界，可以开阔我们的思维，让我们拥有辩证的眼光，辩证地去认识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辩证的世界，而辩证的世界需要我们辩证地去看。

谈天说地

全力以赴的慢

□佚名

一次聊天，久住西班牙的朋友说：“西班牙的电梯没有关门键。”我有些不理解，他解释：“因为他们不着急啊，等着门自己关上就好啦。”后来去了伦敦，发现一些电梯也没有关门键，电梯上的人从来不着急。当电梯门经过了许久自己慢慢悠悠地关上时，我想起了自己在国内坐电梯总是要把关门键按好几次，直到安心看见门关上。

有一次去巴黎，正在吃午餐的我看见两个金发碧眼的女人带着一条狗走进餐厅，坐在我旁边。她们坐下后什么都没做，就是聊天。半小时过去，我快吃完了她们还在那坐着，心里纳闷这两位姑娘为何一定要在人家餐厅里坐着遛狗。这时，只见服务员把菜单送了过来，原来她们只是在等菜单。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想起了自己在国内的餐厅里不停地呼唤“服务员”，直到确定服务员开始为我点单。

之前看到国外一位教授发明了一种“葡萄干疗法”，以解决现代人幸福

感不足的问题。这位教授要求接受治疗的人用十分钟的时间去认真地吃一颗葡萄干，没错，是一颗。有的人吃完以后居然觉得自己饱了。想象着那种不可思议的吃法，我想起了自己在一秒钟内往嘴里塞五六颗葡萄干，直到满足地感觉到牙齿的各个角落都有东西嚼的样子。

如果评判生活中的“慢”，我是不及格的。我着急，高效，很有时间概念。但仔细想想，我唯一慢的时候是在旅行中，如果评判旅行的“慢”，我应该是优等生。

世界杯期间，我听到一个广播节目里请来了一位旅行达人，主持人问：“快给大家说说你是怎么合理安排时间，居然能在世界杯期间看球旅行两不误，还去了这么多地方的？”介绍介绍经验。”接着，这位达人开始详细介绍自己如何用十四天的时间玩了巴西的五个城市。对于这样的安排，我内心不免一阵慌乱和紧张。对我而

言，十四天逛两个城市都够呛。

我是一个不做详细旅行计划的人。总觉得越详细的计划，越会把旅行弄得像任务，从而丧失了行走的美感。计划总会把风景分类为必须看的和没必要看的，重点的和可以略过的。我固执地以为，只要是经过的风景，都应该仔仔细细端详。

我之所以放任自己在旅行中“慢”，其实多半也是出于无奈，生活太快，你要是慢了可不行——就像我依然会选择按电梯的关门键，依然会希望服务员尽快下单，依然会大口大口吃葡萄干，但值得庆幸的是，我坚持做一个旅行中的慢行者。我会慢慢地凝视一座城市，而不是两三天逛完；我会停下来和当地人聊天，而不是依赖导游和旅游指南；我会在路上打开感官，而不是一定要花精力花在著名景点上。

快，是生活所迫，我们实在无法阻挡；慢，是旅行所需，我们应当全力以赴。

文史杂谈

给艺术造一架梯子

□蒋方舟

1658年，26岁的维米尔在荷兰的德尔夫特绘画。在画室里，维米尔看着面前倒牛奶的女仆，研究应该如何把她更真实地“落”在画布上，如实地记录他的眼睛所感受到的柔和、世俗与美好。

他把相邻的房间布置成了画室，在两个房间的隔墙上安了一个凸透镜，镜子后面放了一块画板。室内明亮的光线通过凸透镜在画板上投下一个倒立的影像，画家便用线条把画板上的轮廓临摹下来，就这样，他在二维平面上逼真地表现出了三维空间的景象。

十几年后，维米尔去世，他的妻子为了偿还债务，把他所有的画以很低的价格卖出。其中《德尔夫特》卖出了最高的价格——200荷兰盾，后来这幅画成为最接近照片的荷兰风景画。彼时，照相机还没有被发明出来。100多年后，一个法国人才拍出了世界上第一张照片。

1891年，51岁的莫奈在巴黎的一间小画廊里展出了22幅画。在其中的15幅画中，他所画的对象都是干草垛。

他画不同季节、不同天气、不同时刻的干草垛，具体的绘画环境已不可考，但他为什么要痴迷于画干草垛？只是为了维护印象派的尊严吗？不，这是莫奈给自己定下的任务：他要画下人类视觉的极限。他要用色彩变化来传达不易察觉的光影效果。彼时，彩色照相机刚被发明出来，对色彩的捕捉还很粗糙。莫奈已经发



明了更敏锐地观察光线和色彩的方式，把画家从摄影技术的诅咒中解放了出来。

1937年，居住在巴黎的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给朋友写信，他写道：“我要去美国了，和3位美国伟大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一起。”那时候，迪斯尼正焦头烂额地筹备着美国历史上第一部彩色动画长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他和达利相互欣赏，两人小心翼翼地探索着合作的可能性。

10年之后，他们的合作开始了。达利成了迪斯尼的雇员，每天早上准时到工作室作画。达利画了8个月的草图，但是后来因为资金问题，迪斯尼叫停了这个项目。当时只留下了20秒的短片，达利那些超现实的隐喻竟然动了起来。彼时，达利还不能在电脑上直接作画。十几年后，第一个能直接在电脑屏幕上画出图形的工具才被发明出来。

50多年后，迪斯尼的侄子重新发掘出当时遗留的素材，借助3D技术，终于把这部作品完成。观众目瞪口呆地看着达利把他的梦境一一实现，让所有的隐喻一一呈现。

其实，在理想状态下，艺术和技术是相互成就的。

伟大的艺术家和科技人士想做的事情一样，就是探索人类观感的极限，到达前人没有到达过的地方。艺术家给科学家提供了未知的目的地，而科技帮艺术搭建了到达那个地方的梯子。

每个母亲都有一张地图

□秦人

远在北京工作的表弟，是姑姑心头最大的牵挂。有一次，我去姑姑家，发现她正在手机上查看北京天气，于是便问她：“查这个有什么用？离北京那么远，即使下雨也不能帮他送把伞呀？”姑姑笑了，她说这些年都习惯了，表弟在哪里，她就喜欢查他那里的天气。还说也不是没有用，有时候他打电话来，她会叮嘱他，降温了，要及时加衣，哪几天要下雨，上班时记得带伞。

据我所知，表弟做IT行业，工作很忙，再加上他情商并不高，一年到头打回家的电话次数屈指可数。姑姑天天查看天气预报能派上的用场，我估计也不大。但姑姑依旧饶有兴趣地扳着手指头，一五一十告诉我这些年来，她都关注过哪些城市：“他在重庆读大学那会儿，我还没有手机，只好天天盯着电视看重庆的天气预报；后来他读研了，在西安，我开始关

注西安；再后来他读博士在北京，这些年，我便一直关注着北京的空气质量，关注着雾霾情况。算一下，都十三年了呢。”

我惊讶极了，没想到姑姑的这一坚持，就是整整十三年。是不是每个母亲都会关注孩子们走过的城市，关注孩子们走过的每一步？

想起前不久，我的一个好友带着一家四口去了西藏自驾游，她的母亲拎了些礼物过来看我，一番寒暄之后，老人家不好意思地开了口，她说你看看手机，看我儿子微信里都发了些什么，看看他情况怎么样了，有没有高原反应？我说您怎么不打电话给他呢，打电话一问就清楚了呀。她说打电话怕他在开车，会不安全，听说他每到哪里就在手机上发一个“说说”，她不知道“说说”是啥，猜想我肯定知道，于是就提了大包小包过来，

想让我给她讲解一下。

我摸出手机，点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一条一条地让她看。

老人用的还是老人机，开不了微信，隔三岔五，她就跑过来看我手机上的微信朋友圈，直到我好友安全返回。老人还说，千万别把这事告诉孩子，我怕他会笑话我。哪知道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好友之后，他立马就痛哭失声。他说母亲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一走路就痛，虽然我家离他家就五公里的路程，但要转两趟车。我听后也沉默了，感动于母亲浓烈而深沉的爱。

国内首位职业旅行家小鹏在《背包十年》一书里说：“我知道，在妈妈心中一定有一张世界地图。那地图上没有国家，没有城市，只有我走过的每一步。我也知道，我的每一步都踏着她的担心。”原来，每个母亲都有一张地图，那地图上只有孩子走过的每一步。